

我的山河之约

周华诚

晨光柔软，还没有力度穿透窗帘的缝隙时，林间的鸟鸣已先一步抵达耳畔。那声音清亮、湿润，带着山野晨露的生机，仿佛在轻轻叫响睡梦中的我。我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在某座自然保护区简陋的站所里醒来——桌上散落着相机与笔记本。这是我对2026年的想象，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愿望。

这个愿望并非凭空而来。它像一粒深埋的种子，经过这些年山川雨露的悄然浸润，终于在心底破土，在2025年的这样一个冬夜，长出鲜亮而坚定的小芽。

回望这几年的行迹，我清晰地记得——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与鹦哥岭的一名年轻护林员符建灵相遇。这个生于1986年的小伙子，迫于生活的压力，除了从事护林员的工作，每天夜里还要去割橡胶赚钱。除此之外，他有一颗敏锐的心和一双善听的耳朵，因此练就了一项神奇的本事，就算看不见鸟的模样，光听叫声，也能辨别出是哪一种鸟发出的。他能说出七八十种鸟的名字。在鹦哥岭片区，已经被记录到的有250种鸟类，其中留鸟146种，候鸟104种。这么多种鸟在雨林中叽叽喳喳地鸣叫，简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鸟类的一支交响乐团在演奏。从早到晚，不同的鸟儿会在不同的区域出现。

符建灵告诉我，每天第一个叫醒整座山谷的是黑枕王鹩。美丽的黑枕王鹩，单音节的叫声如此清脆，像是清晨的呼唤，把符建灵叫得精神一振。一分钟后，白腰鹊鸂上场了。白腰鹊鸂的歌声嘹亮婉转、悦耳多变，当它开始歌唱的时候，一个生机勃勃的清晨便拉开了序幕。

每当黑枕王鹩和白腰鹊鸂开始鸣唱，符建灵在橡胶林的工作基本就要结束了。他在橡胶林子的工棚里坐下来，短暂地打个盹，等待天亮，也等待胶碗中的液体汇聚在一起。到六点多，他又会逐一将胶碗中的液体倒入桶中。这个时候，符建灵知道，接下来就会有一场鸟儿大合唱的集体演出献给他，一共是22种鸟儿鸣叫。

我多么感动。这个在橡胶林里干了一整夜活儿的年轻人，正是被这些鸟儿的啼叫慰藉了心灵，这才有力气在天亮后再接着去干护林员的工作。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什查山谷的晨曦》，刊发于《人民日报》。我也曾向很多朋友讲到那样的晨曦，那是多么生动又多么有力的清晨，一个森林中的清晨。

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护林员程林带我辨认南方铁杉古老的年轮，他继承父业，用脚步丈量山岭；张彩霞在雪地追踪黑麝的脚印，让我看到了专业与热爱如何在山野间绽放。我写下了《武夷四时》，记录了不同季节的植物与美景，更重要的是写下了他们记忆中的春夏与秋冬，他们人生活过时的岁月，他们少年时的奔跑、青年时的恋爱，到中年时的忘我投入。数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融合在了山野之中。

我也记得——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人乌尼日跟我轻轻地说话，像一棵草那样轻声；他用“一个牛”“一个羊”的计数方式，向我传授草原上的生活智慧，让我忽然生出一种想法。我写下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明天我要和草一起上班》。很多人告诉我，读了这篇文章，他们也想去大草原了。呼伦贝尔的朋友则盛情邀请我，一定要再去草原，因为他们已经给我留好了一顶帐篷，允许我在那里安静地住一整个冬天或一整个春天，直到鲜花开满原野。

我还记得，在辉河之滨，观鸟专家沃强能瞬间从望远镜中报出“赤麻鸭，302只”，他数鸟的专注，不仅是破译鸟类的种群密码，更是一种将心神全然托付给寂静的生命状态。

我也记得，敖鲁古雅鄂温克的青年觉乐，他耳畔时常响起那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的铃铛声，那声音成为召唤，让他最终从城市回到森林，完成精神上的“返乡”。

我还记得我去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在那密林迷雾中窥探“老虎须的黑花之谜”；去了浙江的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快要退休的老章数十年拍摄了几十万张照片，从华南梅花鹿的惊鸿一瞥到葬甲虫翅膀散发的金属光泽……

这些动人的面孔与细节，像一张张通往大地深处的名片，让我深知，最美的风景永远与最深沉的人交织在一起。我发现，我总会被那些人所吸引，他们或许是护林员、牧民、巡护员、科学家，也可能是一群心怀热爱的人。他们的面容被山风日头打磨得粗糙，眼神却清亮；他们的话语往往简朴，却常在不经意间，道出生命与自然间最本质的联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那片土地最生动、最深邃的注解。我多么愿意一字一句地写下他们，仿佛是在为一片森林、一片草原、一条河流，留存一份带有体温的“地方志”。

于是，我忽然清晰地看见了自己2026年的愿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慢慢地寻访大地上最宁静、丰饶的角落，走进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腹地，不是作为匆匆过客，而是作为短暂的居民，与草木鸟兽一同呼吸，听他们吟唱山河的故事。

我想，这个计划一定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一份有待用脚步填写的日程。每一次抵达，不只是地理空间的移动，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溯源与灌溉。我希望在这个经济步伐主动调整、人人皆需向内探寻生活本真与内心热爱的时期，我的这一场寻访，能成为一种扎实的“向内行走”——当外部世界的喧嚣暂时停歇，正是我们回归生命本源的宁静时刻。

我想去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或许，我会找到一位年轻的海洋生态研究员，跟他乘船出海。他将教我如何给珊瑚“体检”，不是用听诊器，而是用水下摄像机记录白化状况，用传感器监测水温与酸度。我们可能会参与珊瑚苗圃的劳作，像在农田扦插秧苗一样，将人工培育的珊瑚树枝小心翼翼地固定在礁盘上。而最富诗意的“工作”，或许是在夜晚。某些珊瑚种类会在特定的月夜同步产卵，那是海底一场浩大而寂静的“雪花风暴”或“银河倒泻”。若能遇上，那将是无与伦比的幸运。我会有幸遇见吗？我不会被这个想象中的目标所绑架，也许，夕阳西下时，海边的一顿晚餐已足够让我满足。

我也想去青海玉树，在澜沧江源头的扎西齐娃走一走。我的向导将是一位像沃强熟悉鸟儿一样熟悉草原的生态管护员，我可以叫他“扎西”。清晨，扎西会带我走进草甸，他不是看风景，而是“阅读”地面：早獾的洞穴新旧、分布揭示了这个小工程师家族的兴衰；雪豹的痕迹是“雪山之王”巡视领地的无声宣言；藏狐留下的粪便则写着它最近的菜单。扎西会抓起一把土，让我感受它的湿度。还会遇到什么，我没有仔细去想，就让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吧——高原的星空低垂，仿佛触手可及。夜晚，我们裹着厚厚的袍子，坐在帐篷外，点燃篝火，牛粪燃烧的暖意传来。扎西可能不会说太多的话，他喜欢沉默，偶尔指着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或者告诉我某个星群的藏语名字。

对了，我还可以选择在五月的虫草季进山，去青海玉树或西藏那曲的某个村庄，跟随牧民挖虫草。经验丰富的牧民会教我伏低身子，在刚刚返青的草甸上寻找那冒出地面一两厘米的“草头”——这需要极大的耐心。他还会严格指导，只采集达到标准的成虫草，小心翼翼地用特制小铲从旁深挖，不伤及周边草皮和虫草菌丝网络，并将挖出的土回填。这是千百年传下的规矩。因为他们深知，山是母亲，向她索取必须有度，才能年年有期。我想，人们应该在依赖自然馈赠的同时，通过自我约束来反哺自然，形成一种动态的、充满敬畏的平衡。

是的，我想去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想用脚步去丈量，从热带雨林的氤氲到高原冻土的凛冽，从东海之滨的湿地鸟群到西部荒漠的顽强绿洲。我的行囊里，会将始终装着好奇与谦卑。不，我不想把这些事变成工作，我想把它变成生活本身——在每个地方停留至少一周。我要让节奏慢下来，打开感官，把心安放下来。这注定不会是一次轻松的旅程。长途跋涉的疲惫、气候的不适、通讯的隔绝，甚至，还会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但我知道，真正的收获永远与轻松无关，只跟体验有关。

在这个时代，对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更加沉静。当我们像老章那样看清一只蝴蝶翅膀上的数学之美，像符建灵那样能分辨22种晨鸟的序曲，或者像觉乐那样在铃声中找到归宿时，我们的内心便会生长出一种不受外界风雨轻易摇撼的笃定。由此，我愿意去做一个缓慢的、专注的寻访者，将那些散落在山河之间发出微光的人和故事一一捡拾起来，传递给仍在寻找意义的人们。山河静默，故事常在，而倾听与讲述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周华诚：作家、独立出版人。代表作包括《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德寿宫八百年》《江南三书》等，曾获三毛散文奖等。



探寻人机共生的阅读之美

谢春枝

2026年第二天，新年第一场雪早已消融无踪，但它带来的惊喜与清冽，仍氤氲在城市上空，一如跨年演讲余波未平。业界大咖的话语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他们以AI为核心叙事框架，探讨浪潮之下个体的生存之道，提出“AI是托举人”的共生理念；宣告中国AI正从应用落地转向技术强国；抛出“数字分身”等全新概念，强调要“为AI讲故事”，而非被AI替代。回溯一年前，DeepSeek横空出世，宇树机器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扭秧歌。而刚刚过去的2026年春晚，机器人成为“主力演员”——宇树人形机器人与武术演员同台，空翻、耍棍、醉拳、六合拳对练一气呵成，数十台机器人快速奔跑穿插变阵，高协同的集群控制技术为全球首次亮相……从《秧BOT》到《武BOT》，从扭秧歌到打武术，曾经深耕制造领域的AI，一夜之间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政策、法律到教育、医疗，各类大模型加速迭代，垂直应用场景不断涌现。

我也被这股AI洪流裹挟着向前。策划方案时，穿梭于不同大模型之间，感受技术的速度与激情；借助AI，轻松突破语言壁垒，快速检索中外文献。以前耗费数日的工作，如今瞬息便可成。就连最钟爱的日常阅读，也因AI焕发全新色彩。曾经的我，痴迷一卷在握的纸墨书香，对电子书屏幕的呆板、机器朗读的生硬、人声配音的刻意避之不及；历经两千多年沉淀的纸质阅读，除却文字内容本身，装帧设计的精巧、纸张质感的独特、版式布局的匠心，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触觉与嗅觉体验，散发着缱绻的诗意。而近年来，随着AI深度融合，电子书的质量与阅读方式都极大改观：内容可按需定制，翻页交互流畅，排版渲染精美，语音朗读也愈发自然亲和。常驻的几个电子书平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动辄百万册书籍，涵盖诸多领域。AI能快速梳理书中人物关系与主题脉络，生成清晰的思维导图；提供与纸质书相似的书签、划线、批注等笔记功能；借助交互融合技术，将天南地北的用户编织成网。平台宛如线上主题沙龙，你可以邂逅他人的心仪书单，追溯其阅读足迹，品读字里行间的评论与感悟。当你的批注收获点赞与留言，思想的碰撞催生热烈话题。这些“无人值守”、进退自如的阅读社区，赋予阅读全新的社交属性，构建出人机协同、人人互联的共读新范式，较之传统阅读再添更多乐趣。

每天通勤时，车载蓝牙耳机连接电子书平台，往返两个多小时的旅程，成了独享的阅读之旅；洗漱、家务、运动、散步、会议间隙……无数碎片化时间，也被听书“占据”。一段接一段，一本接一本，聚沙成塔间，阅读量悄然攀升。遇到触动心弦的段落，我便抽出时间打开原文细读，浏览书友的精彩点评，为每一次阅读留下思考和印记。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4年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达80.6%，手机阅读与听书渗透率分别为78.7%和38.5%，越来越多的人在AI影响下重塑阅读习惯。

阅读本是一场孤独旅程，而平台嵌入的AI功能与交互技术，却为其构筑出一片浩瀚璀璨的星空。如果说每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历久弥新的恒星，每位读者便是文字星系中探索的灵魂。我们或许永不相见，但阅读的轨迹、对作品的阐释与点评，如漫天珠玉汇聚成星河，照亮彼此的精神世界，让读书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吾道不孤”“惺惺相惜”映射进现实。

去年10月，我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大雪将至》，跟随奥地利作家泽塔勒的笔触，走进主人公安德莉亚斯·艾格勒的一生，仿佛亲历那场绵绵不绝的大雪。冷静从容的叙述下，伤疤如岁月层层叠加，勾勒出一个平凡人关于爱、生死与命运的轨迹。这部仅六万余字的小说，我三个多小时一气呵成读完后，忍不住探访其他读者“字里行间”留下的足迹。替我们厘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然照亮内心隐秘角落时，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自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AI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时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谢春枝：作家、诗人。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中篇小说《四月雪》《流逝的云》，出版长篇小说《紫藤》和个人诗集《大雨未至》等。

论证的逻辑过程，更无法体会表达中的情绪互动。AI个性化荐书、梳理大纲等功能为阅读带来直达与高效，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易导致阅读碎片化，难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算法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产生AI幻觉。

2025年全球数据生成量预计213.56ZB，远超人类大脑的短期记忆容量。我们一面被信息洪流裹挟，一面深陷算法推送的“信息茧房”。没有AI辅助，我们难以快速定位所需知识；而缺少深度阅读，放弃对关键章节与观点的深究，更无法形成独立的判断，终将困于算法打造的“楚门的世界”。AI与人类记忆的本质差异，恰恰印证了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研究指出，配备“人工海马体”的AI处理超长文本时，仍存在“有损压缩”局限，在需要精确回忆细节的任务中往往难以提供准确信息。人类大脑“背景关联式记忆”会将内容与学习时情境深度绑定，环境、情绪、身体状态都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当阅读发生在安静的夜晚或伴随悠扬的音乐，这些外部线索便会化作记忆提取的“钥匙”。阅读触动情感文本时，大脑杏仁核被激活，进而增强海马体信息编码能力，让记忆更深刻持久。

真正的阅读，从来都是一场带着思辨的精神探险。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一部浸透着荒诞与坚守的力作，十年前初读纸本时，如穿行于浓雾，百思不解。偶然在电子书平台重访，我刻意不让AI介入，而是放慢脚步，像蜗牛般在八万余字里缓缓爬行，逐一“翻阅”书友留下的两千四百多条评论，揣摩作者对人类荒诞命运的思考。我深知，AI的解读不过是算法对无数思想火花的归集与演绎。技术可以助力深化认知，但那些在迷茫与焦灼中摸索的时刻，才是阅读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AI的飞速发展始终伴随着关注与争议。不少人提出，AI时代人类应坚守3R原则：积极响应、韧性发展、坚守价值，而AI时代最稀缺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将伦理与人文精神根植于心等品质，都需要长期的阅读滋养才得以养成。我们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学海无涯的谦卑；AI迭代越快，越需掌握与其共生的阅读技能，重新审视阅读的使命：不谋求快速阅尽，关注与文字、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连接；不盲从AI解读，让自己成为阅读主导者。那些在技术辅助下愈发清晰的知识脉络，那些在沉浸阅读中愈发深刻的精神体验，那些与文本独处时缓缓流逝的光阴，共同构筑了阅读的完整意义。

摄影术未曾取代绘画，AI共读、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之间，也并非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而是阅读方式随时代发展的必然演进。未来的读者，既会在纸质阅读中享受书籍的多重魅力，唤醒镌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美学记忆；也会通过人机共读高效获取信息，在技术构建的知识网络中遨游，收获更深入的视角。AI时代人机共读展现出技术浪潮带来的兼容并蓄：

你或许刚听完《边城》，转身便踏入茶峒，寻访小说中拉拉渡、吊脚楼与白塔，让文学空间与现实深度叠加。AI阅读如翅膀，带你快速掠过文本疆域；而亲历寻访，则让你重返那个由纯净爱情与诗意山水构成的精神原乡。在图书卷帙浩繁的空间里，这种兼容表现出更为生趣盎然的张力：有人在电子设备上指尖轻扣，与AI对话的速度堪比思绪纷飞；几步之遥的百米书架长廊，纸书翻动的沙沙声，宛如秋叶飘过知识的旷野。现代人工智能与传统阅读姿态，在同一穹顶之下，彼此致敬，和谐共生。

与AI共生，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战争，而是一次驭浪前行的修行。我们可以让AI成为渊博的“书童”，替我们厘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然照亮内心隐秘角落时，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自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AI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时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谢春枝：作家、诗人。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中篇小说《四月雪》《流逝的云》，出版长篇小说《紫藤》和个人诗集《大雨未至》等。

浪花

周刊

8

长江日报

2026年3月11日 星期三
主编：周璐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郑德衡

春天

何向阳

你怎么能知道
我藏在山里的
心已被大雪捂得
不知道了疼
春天还是要来
草甸坚持着绿
羊鞭拦不住
西山坳家女子的歌声

是第几个春天了
外面
那个少年牧人
抱膝独坐
背倚羊栏的姿势
成为剪影
泪水一样
打湿坡上青草的
是谁人的乳名

等冰山雪化
银河一寸寸崩塌
歌唱的女子走到最高海拔

你站下
又有谁会指给你看
遍野漫山
年年冬天开的
都是什么花

山峦说绿就绿了
谁说了

告诉我 爱人
外面
正走着的春天
是你额前的第几根白发

开花的树 落雪的树
让我细细数一数
你的哪一根白发
使我雪下的心
疼得
慢慢复苏

何向阳：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其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等。